

DU SHI DE YAN JING

甘铁生

都市的眼睛

中国作家丛书



DU ⊖



2 034 4148 1

DE YAN JING ⊙

甘铁生

都市的眼睛



作家出版社

都市的眼睛

甘铁生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75 插页:3 字数:202千

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9,000册

统一书号:10248·053

定价:1.95元



作者肖像

罗 敏作

小 传

甘铁生，一九四六年生于北京。父系台湾人，在本人尚无记忆时，他离京返台，至今不知所终。于是背着“海外关系”的重负，插队山西“脱胎换骨”、“反修防修”。在那里真诚地种田、放羊、当木匠、石匠、建筑小工等。后插队同伴相继离去，只留本人孤独一枝，甚至去石料厂拉平车的权力也被剥夺。七五年辗转回京。当临时工，做冰棍、雪糕、冰激凌，肚子里第一次装满了高雅的冷饮。后到印刷厂工作，挖防空洞、当印刷工、木匠和传达室门卫。至今年逾四十，仍二级工。深感孔子所云之箴言应变化一番：三十而立而不立，四十不惑而大惑。

为表现自己活着，八〇年操笔卖文为生。居然于八二年入“中国作协”。八四年入《鲁迅文学院》。只要稿费制不取消，八成要操笔了此一生。

内 容 提 要

处在个人事业艰难追求之中的青年工人袁毅，颇具戏剧性地接受了一位“高干小姐”佟蓉蓉的追求。他们勇敢地结合、最终却又茫然无措地分手……佟蓉蓉在寻找“自我”中踌躇徘徊；袁毅则独自出走奔向汹涌的黄河源头……。

这部作品以生动、细腻笔触，从更高层次上发掘了当代青年对爱情、事业、人生的探索；折射出生活在这一时代各个阶层中的众多人物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态演进。

“还没听出我是谁？喂……”

分明是个陌生姑娘的声音。但她在电话中的口吻，简直象和你结识了多年。

“说实在的，我猜不出你是谁。”袁毅尽量把责备的口吻压下去，“喂，您是不是也该亮亮相了？”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七个白天和夜晚，还在以后的日子里打过一个照面。你再想想。嘻。”

真要命。这简直是侯宝林的相声《打电话》的续集：一对男女在电话里贫嘴贫舌，车轱辘话无休无尽地连轴转。我可不愿因此挨通骂。从声音判断，她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丫头。我压根没这种年龄上

的朋友。

“想起来了吗？”

“唔，我在想。”袁毅捂着电话斜眼瞅了瞅周围，在这里闲聊、抽烟的工人都停止了交谈。他们在竭力捕捉电话里那个女中音。平四还歪着头，闭着一只眼，耸着耳朵。嘿，真他妈丑态百出。这个传达室只有六平方米，这个电话是电话局刚给换过的新玩艺儿。什么声音也漏不掉。“喂，你干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她的声音有点失望：“看来真忘了。我知道你十点半下中班。我等你。有点要紧事儿。在金水桥头，就是天安门前最中间的那个桥头，我等你。”

声音里充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情。噫，现在这些小丫头，要不矜持得象白雪公主，要不泼辣得象垃圾千金。此刻，她的声音又恢复了随便到放肆的地步：“你骑车十五分钟就能到这里。这时，你能看见一个姑娘，她迎着初冬的寒风，反复地用手解开又扣上银灰色风衣的纽扣。这就是我。”

银灰色风衣，被反复玩弄的纽扣！初冬的寒风！真是浪漫得可以。可我早已过了崇尚浪漫的年龄。生活的节奏在加快。现实的纷纭繁杂和艰辛坎坷让我疲于奔命。种种奇迹都在出现。我迎着她走上去。她猛地扑到我怀里。突然几个彪形大汉把我团团围住。而她将背着风低声哭泣，羞涩地诉说我被拦劫这个妙龄女郎的“流氓”情节，大汉们则围着我

威胁说：“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扭送公安局；私了——掏钱……”现在，当中国的窗口向世界敞开的时候，你摸不准哪股风会吹迷哪部分人。不要说只有男人行凶作恶，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喂，你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吗？”那个女中音又响起来了。

片刻中，袁毅的脑海象没有声音的电话筒一样，空荡荡了一会儿。接着他回答：

“好吧。就这样。我去。”

电话挂上了。传达室里热闹起来。

“小袁子，这回该看你的了！再也用不着光在电话里‘逗闷子’了。”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逗闷子”，那是指他们总爱在电话里和素不相识的姑娘逗着玩。

袁毅也笑了。可不，这回是姑娘来找他。能是什么事呢？他看了看表，十点七分了。应当去清理清理卫生了，接班的马上要来了……

1

初冬的夜晚，充满寒意。快到天安门广场时，袁毅骑着车离开马路，以广场中心的旗杆作掩护，径直往金水桥骑去。这样，他能看见五座汉白玉桥的全部景象。晚上十点多了，桥附近人迹寥寥。屹立在那儿的几盏街灯，象神态威严的哨兵。远远看

去，风似乎用无形的手指，在冬夜的雾霭中拨弄灯光那黄灿灿的光线。

桥头上果然倚着个穿银灰色风衣的姑娘。她的披肩发随风飘动。和她有段距离的圆形桥头灯，刚好象轮柔和的圆月，在她的身后放光。有片刻时间，由于袁毅骑车的位置，使那轮圆月刚好罩住她的脑袋。这使她那朦胧的身影，刚好罩上一层金色的轮廓光。她充满浪漫地倚在那里，象一个难以捉摸的梦境……没看到有保镖！哈，真是荒谬透顶！袁毅暗暗笑道：我患了时代流行病症——怀疑任何纯真的动机后边，有着险恶的用心！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咳，从西边绕到她身后吧。她正面朝东边张望。当然，按常规我应当从那边来。可我绕到她身后。她斜倚在桥栏杆上，虽然一动没动，但袁毅还是想象到，她可能正神经质地解开、又扣上风衣纽扣哩！

袁毅支车的响动使她回过头。

“噢！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袁毅愣了：怎么，眼前这个风流姑娘，竟是她！不错，他认识她。不错，他们连续七天，天天在一起。不过，你别误会，我们不是在风景宜人的旅游区，而是在我们工厂门口，在我的传达室外边，我们确实天天见面。正是卖储存大白菜的时候，我厂门口的便道上，卸下了一车车的大白菜。按照惯例，各地菜站紧急动员起来，突击卖菜。人手不

够，就招收待业青年帮助搬运。每年这个时候，厂门口总象赶集似的。人的嗓门格外高，压住了厂房内机器的轰鸣。平板三轮来往穿梭般地运送白菜。登记买菜的队伍排成长龙。经常听到因为白菜的等级和一分钱、两分钱的事儿吵得不可开交。小孩子们在那些散发着恶臭的白菜帮子上，欢蹦乱跳……

她，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卖菜的队伍中的。她在那些待业青年中，是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有一副保养得非常好的面色——二十岁上下的姑娘，谁又不是这样？但她的皎好的面色后边，有着很不一般的东西。也许是气质上，她似乎超乎一般女孩子；随便却不显轻浮，热情开朗而又决非扭捏作态。她那细而长的眉毛似乎精心修饰过，但留心一看，原来天生如此。袁毅因此揣摩出：这是个很有主心骨的姑娘。若着惹了她，她的脾气可小不了。他曾经暗自担心她适应不了这种挨冻受累的活儿，也受不了小胡同居民的粗声大气和并无恶意的叫骂逗闹。然而，他错了。她那么努力地工作，还那么认真地听着人们开着粗俗不堪的玩笑，那神态，象是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咀嚼着韵味十足的乡土气息——小胡同味儿。她穿着一身合体的国防绿军便服，戴着手套、套袖，嘻嘻哈哈地一边卖菜一边开玩笑，似乎这种工作对她是某种娱乐。

只要一迈出厂门，工人们就置身于白菜和买、卖白菜的人之中。袁毅所在的这个工厂厂地狭小，

两栋高大的车间占据了全部厂房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百分之一是一条可怜巴巴的、专供工人们上下班的过道。于是，工人们工间抽烟、打歇，都到传达室来。厂里到处挂着严禁吸烟的牌子，印刷厂嘛，除了纸就是油墨。现在，门口卖白菜，自然吸引了工人。他们抽烟时，就站到厂门口来看热闹。

菜站的职工们要喝水，这当然得通过烧锅炉的同意。袁毅因此和他们熟悉了。那些人个个都带着诧异的神色打量他。似乎在说：这小伙子年轻轻干嘛看门？这辈子不就断送了？干嘛不学点技术……他们一定问过别的工人……因为他们打量袁毅的目光有些异样。几个年龄大的老职工还悄悄张罗给他说明“对象”。他当然拒绝了。他还没觉得自己惨到连媳妇都得别人给“介绍”的份上。

是哪一天袁毅忘了。当时，他撇完锅炉，拍打着满身灰尘出来透透空气时，正看见本厂几个年轻工人在门口“开眼儿色”^①，她——就是眼前这个姑娘，大大方方地走到一个负责包装的青年工人面前，伸手就把他工作服兜里的一沓商标抽了出来：

“嚯，真够漂亮的啊！”

那是刚从刀上裁下的活儿，厚厚的一摞商标，花花绿绿的，确实挺漂亮。它将被用来一张张贴到包装纸上。

① 工人俚语，意即看热闹。

一个姑娘大方到如此地步，使那个平时总是大大咧咧地议论姑娘的小伙子，竟呐呐地说不出话来，脸憋得通红。她呢，哈哈地笑着，用大拇指象捋钞票一样，“刷”地捋了一下那撮商标，又一下子塞回小伙子兜里。

她回过身时正看见袁毅拍打着满身尘土走来。她的笑声立即压低，接着就消失了。但她的目光耐人寻味地在袁毅身上停留了片刻。那是审视的目光，带着某种穿透性。袁毅朝她和善地一笑。她似乎要和他说话，然而被同伴叫去搬白菜去了。是的，就是那时，他觉得她有点非同寻常的气质，有点让人说不出来的东西在内心深处潜伏……

很快，七天过去了。白菜卖完了。只剩下一堆堆待打扫的白菜帮子和听说要运往外埠的剩白菜。厂门外的马路上依旧只是行人、车辆、嘈杂声。没热闹可看了，天也越发凉起来，工人们便都龟缩在传达室里闲聊。有时候，屋里实在呛得让人难以忍受，袁毅便站在厂门口透透气。这时，看着那些将去远行的白菜，他想起那个卖白菜的姑娘，心头于是升起一缕莫名其妙的离愁，耳边响起火车远去的呼啸之声。人哪，相遇了，几句平平淡淡的话，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然后分手了，留下些许惆怅让你去咀嚼！嘿，这滋味……

后来有一天，袁毅正接电话，突然，一贯喧闹的传达室死寂了片刻，然后，他听到那个叫平四的

小伙子叫道：

“嘿，姐们儿，进来坐会儿嘿！”

袁毅扭回头，看到有个姑娘正用手遮住玻璃的反光，往传达室里张望。他只看见她露在玻璃窗上的那部分装束：淡青色的鹿皮大衣，额头和披在肩上的头发蓬松、自然地下垂着。平四象只捕获猎物的狼犬，从传达室靠墙摆放的夹纸板上猛蹿下来，疯疯癫癫地跑去拉门，可她没等他到，扭身就走了。平四追到厂门外，看到她已疾步走去。回来时，平四告诉大家：“是那个卖白菜的姐儿！”

从那之后，她再没露面。可现在，她竟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袁毅面前。

2

“我想请求你的帮助。希望你别拒绝。”她倒是挺开门见山，“咱们往午门那边走走吧？”

午门，再往后就是故宫筒子河，那可是个十分僻静的去处，黯淡的灯光在枯干的树丛枝条间晃动……袁毅想说：太暗了，就这儿聊聊吧。但她已经信步走去。

“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下不了决心该如何举步。我看过你写的小说，当然，是卖菜时听人讲了你的情况之后，我找来读了读。你的作品引起我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这一点和我的近况特别合拍。我挺欣赏你的这几句话：‘生活是一首古老但

却从未过时的歌，当严冬使最茁壮的树木都抛弃了自己的至亲骨肉——那些使它得以生存的绿叶的时候……”

袁毅惶恐起来。他最怕别人谈他的作品。他心里对自己信笔划来的玩艺儿有底：那都是些拙劣之极的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引起别人注意。他连忙打断她：“别说这些。别说这些。你知道，我的一贯作风是信口开河，粗制滥造……”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何必这么说呢？”

“这……这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

“真怪。”她若有所思地笑了笑。片刻之后，她平视着前方被灯光撕扯的黑暗，谈起自己的处境。她说，她十五岁起就盼着结婚，然而现在，要结婚了，她又……犹豫起来。她初恋的朋友是个热情活泼、聪明漂亮的小伙子。起码十八岁之前她这么认为。他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所谓结婚，当然就是和他。现在，距离婚期，只剩下三个星期了。唉，她叹了口气，继续讲下去：她是个职位不低的干部的孩子，独生女儿。她的未婚夫，是父亲的老战友，不，是比爸爸职位更高一些的上级的儿子。他们由于从小在一起玩耍，产生了感情。也因此两个人都没考上大学，便都参了军。他们曾发誓要“白头偕老”。双方的父母也竭力赞成他们的结合。但复员回来后，也就是半年之前，她突然发现，“他不过是个‘纨绔’，只会谈吃论喝，装腔作势，把

不修边幅当作洒脱，把不拘小节当作风度，把使用西餐刀叉当教养……而实际上，要是他有里根儿子的半点勇气，脱离老子去独立生活，我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想法。可他没这点勇气。因此，我觉得我不应当有这么个终身伴侣……”

“你们已经领结婚证书了？”

“不。我们准备领证书和典礼同一天举行。准确地说，领结婚证那天，就算结婚了。可我们大汉族众多的民众总习惯典礼才算结婚——这是多么奇怪的习惯！”

“那你没承担什么必须结婚的义务。用不着为这事儿苦恼。想结就结，不想结别结。”袁毅轻淡地说。他意识到，可以把她当成丰富自己形象仓库的模特儿。

“噢，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有些急切地说，“怎么能和你说清呢？刚才，我给你打电话之前，他叫我去看新房。那是三居室一套的单元楼房。他搂着我的腰，一会儿问我那厚厚的猩红色窗帘漂亮不漂亮，一会儿叫我试试风衣、黑呢大衣和各种进口化妆品，兴趣盎然地讲着每件商品搞到手的经过，因为少花了外汇而乐不可支；告诉我建国饭店在典礼那天将给我们预备……”

“噢，更叫人讨厌的是，临分手前，他搂着我又亲又吻，喃喃地絮叨：我爱你，佟蓉蓉，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情象不灭的火焰，狂风也不能把它吹熄。然后就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幸

福。啊呀，你看，这不是早已被人唱得烂而又烂的情歌和小说中最浅薄的陈词滥调吗？他缠着我的胳膊又僵又硬，我推开他，跑了。”刚巧，有株垂柳正用光秃秃的枝条，冰冷、僵硬地扫到她的脸上，她看着便道上栽种的无数棵柳树和象无形的下垂的手臂似的枝条，苦笑了一下，“那胳膊，就象这些初冬的柳条！”

雾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碘酒气息。前方，笼罩在夜雾中的端门门道，象张吞云吐雾的大口。夜雾在灯光的照射下起浮飘荡。但那白雾只是在齐腰的高度上浮动，象要给睡眠中的大地盖上一层棉絮。她深深地吐了口胸中的闷气。

“深夜里我失眠。我不知道他能给我们婚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富有朝气的内容。我不愿意在一种安逸舒适的环境里当生儿育女的贤妻良母。这和我们国家的现状并不合拍。也许，在有些人眼中，追求到这些东西是求之不得的。但我却相反。我想的是，怎样象一个普通人那样，不靠老子，而独立在这个社会里拼搏。尝一尝他们在狭小的住房里生活的窘状，为了购买油盐酱醋和各种生活用品而烦恼，为了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起早奔忙……还有，听听他们微笑着发出的牢骚，怒火中烧时的叫骂……”

蒙蒙明白了，这是个从不愁衣食温饱，不知“囊中羞涩”为何物，生长在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家庭的姑娘。她肯定从小娇生惯养。人的天性中都有

